

# 空虛啊！ 空虛……

## 黑夜裡不停流轉著的舞步

龐克族大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，  
從他們就讀的日僑學校  
和美國學校學來龐克族的生活。  
昂貴的服飾，同性戀、  
跳舞、迷幻藥、滿嘴英文片辭，  
高聲叫嚷著空虛！自由！

### •小傑

舞池的燈光像千百朵七彩肥皂泡  
沫飄浮、旋盪著；屋頂天花板上的  
迴旋燈急速閃出一道道光線，興奮  
的叫聲不時從舞動的人群中傳來。  
周圍瀰漫著濃厚的香煙煙霧，煙霧  
中穿梭的人群朝擁擠的舞池湧去。

小傑一個人落寞地靠在緊臨舞池  
的座位上，意興闌珊吸著可樂。他  
看到我，很熱烈地拉著我的手說：  
「真是bullshit，剛和幾個從東南  
亞回來的朋友喝酒，害我有點胃痛，  
You Know，我喜歡來一點Jean，  
那樣才有 taste，喝什麼紹興酒，  
像是個酒鬼。」



「不要叫我小傑，叫我Jakie！」

攝影■鍾俊陞 余小民  
撰文■潘庭松

「小傑你喝了多少？」我隨口問。

「Oh, don't call me小傑, OK? Call me Jackie!」(噢,別叫我小傑,好嗎?叫我Jackie!)小傑悻悻地嚷著,用力地推了我一把。

一個身材壯碩的男孩子走過來,狠狠地在小傑肩上搥了一下,說:

「嘿, Gay (兔子), 你好嗎?」然後走開。

小傑瞪著他的背影說:

「You Know? He is crazy! (你曉得嗎?他是瘋子!)」

這時燈火一組接一組地熄滅,整個舞池滑進一片漆黑的汪洋。「空中補給」的旋律緩緩飄來,迴盪著對於愛情的飢渴……

Here I am

The one that you love

Askin' for Mother Day

Understand the one that you love

Loves you in so many ways  
Ah……

一個穿著粉紅色棉毛衫的小女孩走過來,一邊打量著小傑身上深藍綠綢質的花襯衫,一邊問說:

「Jackie,你的服飾常都讓我好喜歡,這是那裡買的?」

「從日本帶回來的,我在日本住了八年,You know,我父親在洛杉磯有一整排的店舖,在倫敦、日本也有呢!」

女孩露出羨慕的眼光,回說:

「Jackie我們去跳舞好不好?」

舞曲的旋律和節奏變得狂熱起來,場中的燈光一下子迸射出刺眼的閃光來。

「我没興趣。」小傑搖轉著座椅,不屑地說。

### 這裡是化裝晚會 我們不揭開別人面紗

小女孩無趣地走開。我好奇地問:「你們不熟嗎?」

「在這裡,誰都認識,但是卻誰也不熟,因為沒有人會對別人說真話。我只知道她叫小莉,15歲。我也知道她的電話號碼。就這樣。小傑湊到我的耳旁,接著說:「You know, She likes me! (你曉得,她可喜歡我!)」然後在我頰上捏了一把,輕佻地笑起來。

「Jackie,他們說你是個Gay,說你很拉風,要修理你。」

「妳才是Gay呢,叫他們不要嫉妒, My privacy, You Know, Oh, leave me alone! (這是我的私事,你知道,你別管!)」小傑伸手把皮包抱在胸前,不再理會她。

我知道小傑常去中山北路一家飯店地下廳的「儂媽媽俱樂部」,那是同性戀者經常出入的場所。所以,我問說:

「Jackie,你最近不去儂媽媽那裡了嗎?」

「那個嘔心的男人!我很少去了

,不過Gay的Club裡頭氣氛真的很好。」

「你是Gay嗎?」我問。

「我不是Gay,我只是Homo(同性戀)。」小傑故意玩笑地避開了我的問題。出其不意地湊過來要吻我,被我躲了開去。

「Oh,你不 Happy, Do you?」小傑生氣地離開座位,擠到舞池,一個人跳起舞來。

晚上九點, April 餐廳又湧進了許多人來;有理著三分頭的國中生在舞池裡純熟地扭動著,也有上了年紀的中年人。

### ● 麥可

「我們才是真正有 sense。」我的朋友麥可說:「從New Romantic到Punk,到New Wave,這些風潮是我們在日僑學校、美國學校就讀的一些朋友帶動起來的,他們到國外唸書,寒暑假回台北的時候

將國外的思想,服裝風格帶回來。我們才是唯一真正懂Punk和New Wave精神所在的一群。」

麥可還很感傷地說,「我們那一群朋友,現在都散了,有移民國外的或到社會上上班工作的。現在到April、August...玩的,都是中產階級的小孩,根本不知道我們Punk真正的精神所在,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。」

Punk於70年代末期崛起于英國,他們反對一切教條規範,苛嚴地批判社會,並向權力階級挑戰,對於污染和失業更是不遺餘力地抨擊。但是麥可似乎只是非理性地反對一切使他生活煩悶,又不能讓他盡情墮落的事物,對社會並不十分關心,而自以為是Punk。

小傑走回來,拿出化妝品來塗抹好,說:

「你看我臉色還好嗎?我不想讓人覺得我缺乏生氣。」

「Jackie,你記得Miko嗎?」我說。

「Miko?哈,那個娘娘腔,自以為有內涵, bullshit!」小傑嘮著嘴說:「別提他,陪我到Toilet(洗手間去)去。」

### 你需要迷幻藥,對不對?

惡臭的洗手間裡,小傑照著鏡塗上化粧乳液。

「Well,你也來一點。」他強拉著我,把Lotion胡亂地在我臉上擦抹,惡作劇地在我臉頰上面親吻了一下。

「哈哈!」他戲謔地笑起來。

「嘿, Gay, 我有貨, 你要不要?」不知道什麼時候, 那個身材壯碩的男孩跟到洗手間來。

「不要。」

「你需要drug(迷幻藥)的,對不對?」

「No。」小傑一邊揮手示意他走

開。

「我免費贈送,來啊!」他強有力地把我拉過去,用力地搥打起來。然後,帶著似乎很滿意的神情說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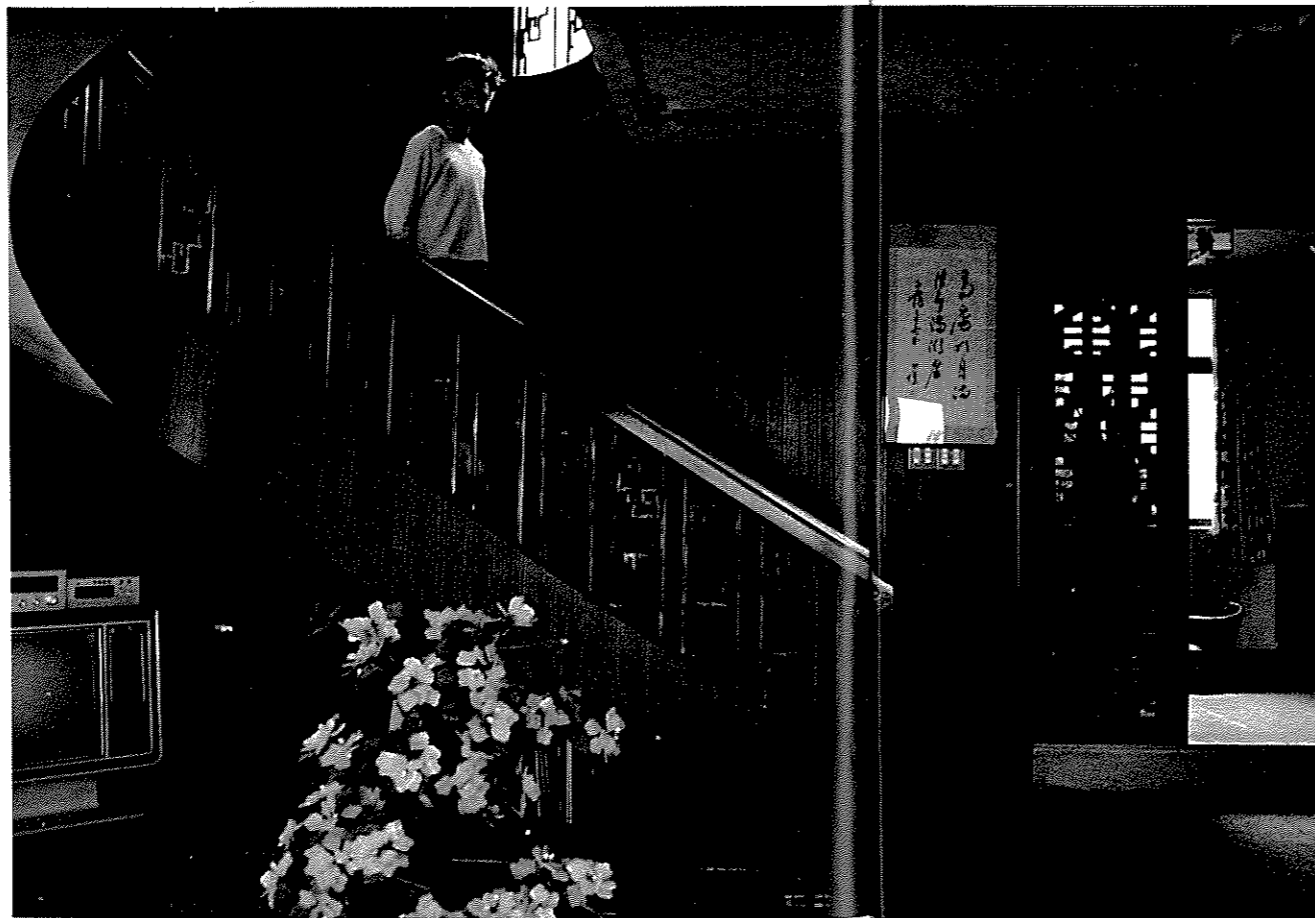
「嘿嘿,免費的。他媽的,人渣!」走了出去。

小傑靠在洗手間的牆上喘息著。過多人排洩的洗手間裡濕濡著惡臭的水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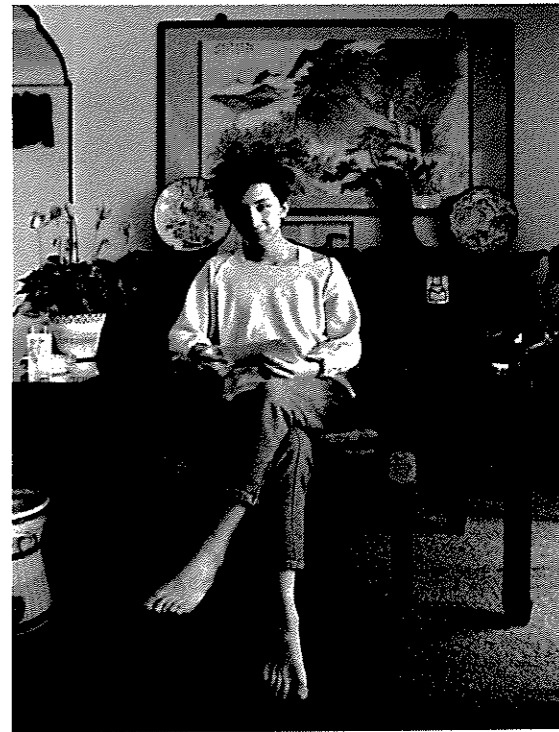
「God damn it,死台客,在外國每個人都很尊重別人的privacy,死台客。」小傑憤憤地說:「走吧,我們到別處去。」

### 請注意,我與人不同

坐上計程車,他攤倒在椅背上,喝著碗克肝來提神。林森北路兩旁的燈火,迅速地在車窗上劃過。即使路程百多公尺而已,小傑也不願步行,在車子裡帶給他一種與外界隔絕後的安全感,不需要去面對路



小傑一個人待在天母的家裡。



龐克族大部份都生長在富裕的家庭。

上行人批判的眼光。

August的樓下，通往二樓餐廳的樓梯口，小傑從皮包裡拿出白色襯衫和黑褐色的短大衣換上，連襪子都換成另一雙紅色的短襪。他面對扶手旁的鏡子打著領帶，一邊對目瞪口呆的我說：

「剛剛穿的那一套沾了太多的塵埃，我不喜歡dirty clothes（髒衣服）。」

水牛城的陳設都由木頭木板拼建起來，掛著的大車輪、牛頭角…，刻意經營出美國西部鄉村旅店風味。空間窄小，擁擠的人群像人牆一樣圍繞著舞池。

### 空虛啊，空虛！

我們好不容易才在酒吧台旁等到一個座位，小傑喝著啤酒，若有所失地說：「昨晚我寫信告訴在日本的朋友說：『我哭了，You Know，因為，我聽了蔡琴唱的『最後一夜』。』」

「那麼令人感傷啊！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曲中的歌曲讓我想起我已經22歲了，」他把臉轉向舞池，然後輕輕地說：「但是，我20多年來的生活彷彿是空的，啊，empty（空虛啊）！」

他把頭靠在我的肩上，兩隻手緊緊地抓著我的臂膀，我可以感覺到他在輕輕地顫抖著。

小傑和父母住在天母，父親常年不在國內，國內的事業由小傑的哥哥負責。

### 不停的舞動讓人遺忘

「你明年到日本唸書會覺得充實一點的。」我說。

「嗯，也許。」小傑冷笑著說：「唉，別管它，Let it be，跳舞去吧！」

「嗨，Jakie。」一個穿著灰暗色大衣，兩手各戴一隻鑽石戒指、胸



前掛著又黃又大的鏤雕花項鍊的人走過來。

「嗨，小傑跳舞去吧！」擁擠的人群中我心理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傷，彷彿感受到他所說的那種空虛，和缺乏足夠的毅力從夢魘中跳脫出來的那份無力感。

十點過後，August門口又擁進許多精力旺盛、焦躁魯莽的年輕人。場中喧囂的舞曲和吵雜的人聲，刺激著人們的耳膜，空氣中越來越濃的煙霧，滲雜著酒味和汗臭、叫人呼吸困難。強烈的Bass打著節拍，一下一下地撞打著我的腦神經和心臟。



小傑也有很腫脹、生澀的一面。

小明和小傑手挽著手走回座位上來，小明說：

「有一天我在西門町走，聽到後面有女人說：『那個是女人嗎？』，我知道她們是在說我的。你猜我怎麼做？」

小傑搖搖頭。小明微笑著說：「我就回過頭去，對那個女人說：『妳是女人嗎？』結果在她旁邊的一些朋友就圍過來要打架。我跑去打電話給119，報說有人搶劫。」

「嘿，你很clever（聰明）嘛！」小傑說：

小明回頭朝我狡黠地笑笑，眯著眼說：

「當然，我先把首飾拿給我朋友帶走，這樣才不會穿梆嘛，迅雷小組還沒到，那群人就做鳥獸散了。怎麼樣？哼！我小明才不是省油的燈咧！」

話還沒說完，一個穿吊帶褲戴金絲眼鏡，長得清清爽爽的男孩來把小傑叫走。過了一會兒，小傑回來在我耳邊說：「嘿，有貨了，十顆。」

### 讓我進入幻覺的世界

「那裡來的？」我說。

「Stupid（笨）！看不出來啊？Well，給你一個，不過，你一定要吃下去，Promise（一定）！」小傑用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V字，要我跟著做。

「好吧，Promise！」

「Okay！我給你一顆，我喜歡看你吃了以後的蠢樣子。」小傑從桌下塞給我一顆「紅中」，接著說：「喏，你喝啤酒，這樣效果更好。」

「紅中」和著酒的效果著實很快，不到十分鐘，我的四肢已經有點麻木了。而小傑卻顯得極為不安，腳步踉蹌地直往電話間跑，拉著我

和小明的手說：

「39—39—398——3988—3683——幫我撥——」

「到底是幾號？」小明問。

「是3983653，呃，找陳姐。」小傑整個人已歪靠在電話間底，手搗著嘴作嘔。

「喂，喂，陳姐，我是Jakie，今天有沒有？賣給我好不好？」小傑喘著氣，整個人趴在電話上叫著。

很快地，對方就把電話掛斷了，知道今天沒有貨，小傑煩躁地嘔嘔起來，小明和我吃力地扶著他走出August。

### 陳姐，拜託啦……

「我要打電話，帶我去打電話！」

小傑口吐著白沫，渾身因寒冷而顫抖起來，好幾次摔倒在地板上。

「不要吃了，已經過量了。」小明勸著說。

「幫我撥。你們是朋友嗎？幫我撥。」藥性已經麻痺了他的中樞神經，使他無法控制肌肉和動作了。

我們在小巷子裡找到了電話筒，小傑暴躁地叫著：

「陳姐，給我幾顆就好啦，難道連一、兩顆都沒有嗎？…陳姐！…陳姐！我都跟你買過那麼多…。」

小傑嘶喊的聲音在黑夜的冷空氣裡顯得有幾分淒厲，打了三通電話以後，他的聲音變成軟弱的哀求了：「陳姐，拜託啦，…陳姐，不要這樣好不好……」最後，連電話也打不進去，小傑四肢乏力地癱倒在地板上，嘴角濡著白沫，還兀自呢喃著：「陳姐，拜託啦，…」時而又夾雜著幾聲叫喊：「陳姐，God damn it。」

我和小明默默地站在一旁抽煙。隨著時間的過去，小傑漸漸清醒過來，小明過去扶他，說：「回家去吧！Jakie。」

從April到August舞廳，小傑拿出身邊帶的另一套服裝換上。

## 再讓我沉溺一次

「不要，我們去找陳姐好不好？」

我和小明苦笑了一下，帶著他坐上計程車。

「要去找陳姐哦！」小傑說著，漸漸地睡著了。

Blue 也是他們經常涉足的地方，歐洲風味的餐廳，特別能吸引他們。於是，小明提議把小傑帶去：

「我想喝點熱的東西，對他會好一點。而且我想小強會在 Blue。」

下車的時候，小傑又開始咆哮起來：

「我是要去陳姐那裡的，不是 Blue 這裡，You cheat me (你騙我)！」

「好，先吃點東西再去嘛！」小明不耐煩地說。

「真的哦！Promise！」小傑又伸出V字形的手勢來。

「O.K! Promise」小明莫可奈何地搖著頭說。

「嗨，Jakie。」穿著黑色大衣的女子一見到小傑就叫了起來。「My name is Jannie！」

才一見面，小傑就和珍妮擁抱成一堆。然後，小傑把珍妮拉到旁邊去打電話。

小明找到小強和寶寶。小強在西門町萬年大樓地下屋的「小香港」，經營一家「儂知」服飾店，專門從日本帶回流行服飾出售。寶寶是國立藝專音樂科的學生。

他們一坐下來，就有好幾個人過來打招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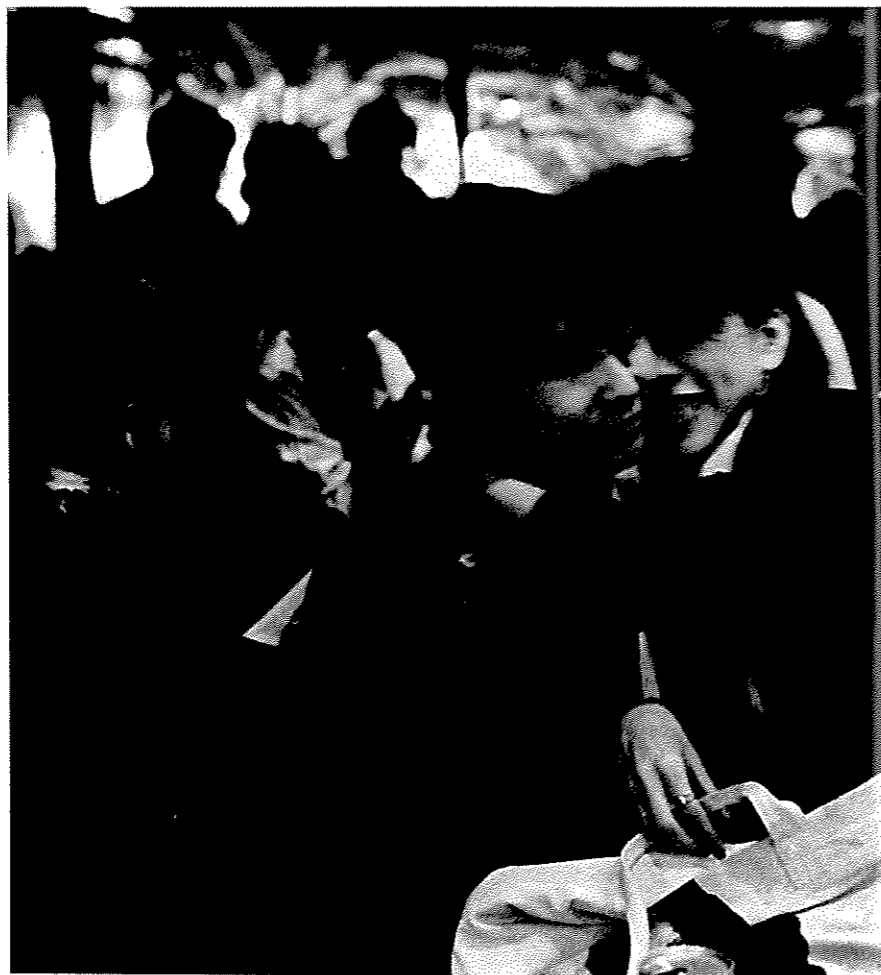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知道，我和他們都不熟，大概都是來我店裡買服飾的客人。」小強向我解釋說。

「小強你這次到日本順利吧？」小明問。

「日本的服裝設計真是一流的，」小強拿出日本的「流行通訊」來：「你看看現在流行的式樣，真不



小傑說：「我們都認識但是不熟，這裡是化裝舞會，我們不揭開別人的面紗。」



人間 (74年12月)

是蓋的！」

## 我們需要肯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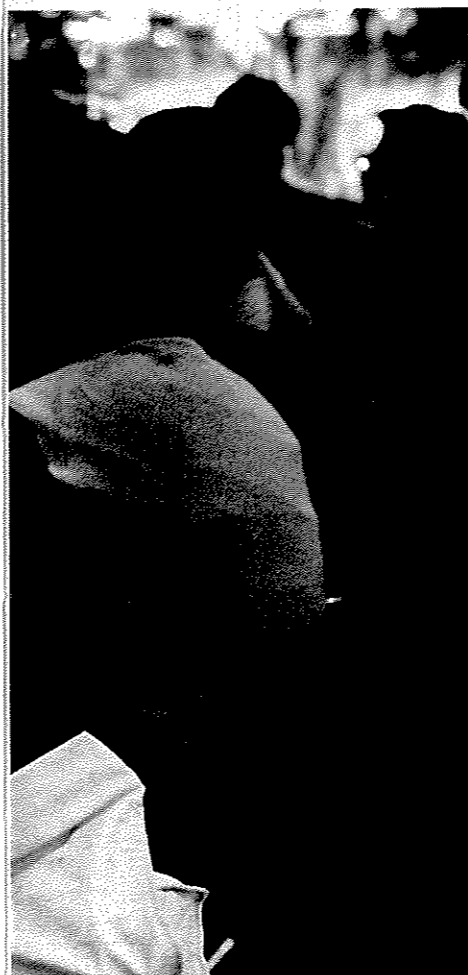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將來要到義大利去學服裝設計，你知道，寶寶將來要做個 Popular (流行) 音樂的創作者。」小明轉過頭來對我說。

「是 Popular 音樂路線的工作者。」寶寶穿著短褲，一邊搖晃著大腿說：「要『謙虛』一點嘛！」說完，小明和寶寶兩個人前俯後仰地笑著、揶揄著「謙虛」這個字眼。

「你們知不知道，這次回台進海關，我很輕鬆地通過檢查了。」小強說。

「真的啊！」

「碰到檢查員，我就裝得傻呼呼的，我跟著行李最多的那個人後面，要是海關人員敢打我的稅，我就指前面那個人說：『為什麼他比我



(74年12月) 人間

多，卻不用扣稅？」。

「是啊！我聽說很多跑單幫的人和海關有勾結。」小明應和著。

「有很多人當上空姐，就會接到電話說要託她帶東西，利潤對半分呢！」寶寶吸著煙說。

「現在的社會真黑，那麼多人不去管，卻想老管我們。」小明嗤之以鼻地說。

## 我們是中性的

「在國外，每個人的生活都會受到尊重，不像台灣這樣，老是有很多人帶著有色眼光看我們。就像很多人都帶著道德的批判眼光，去看同性戀者，但是 Homo 是他們自己選擇的，他們有權利過自己的生活，不是嗎？」寶寶說。

「對啊！有些小說家、舞者、... 還不是 Homo 嗎？但並不影響他們在文學、舞台上的成就。」小明一邊梳理著頭髮，一邊說。

「你看我們的服裝，從 Romantic 到 New Romantic，到 Punk 再到 New Wave，我們都喜歡，只要是適合我們自己的個性的；這是表達我們個性的服飾。我喜歡沒有拘束，完全自由的生活環境，所以我計劃到義大利學服裝設計。人家歐洲社會比較自由。最重要的是，生活受到別人的尊重。」小明說。

「你現在穿的，...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灰色是我最喜歡的。它介乎黑、白之間，是一種中性的顏色，我不希望我被介定為男的或女的，你曉得。我是自由的、沒有性別的，也就是中性的。這樣，我和各種朋友在一起，就能解除彼此間因性別帶來的障礙。」小明接著說：「它同時表達了我的個性，既不外向也不內向，既不急躁也不是遲滯。你曉得吧？」

## 「騷包」

這時，一個只留下一小道頭髮在

頭上的人走過來，小強三個人和他打過招呼，就在背後吃吃地竊笑起來：

「真是詭異，哈哈，自以為勞勃迪尼洛吶！」

「你知道，在 Blue，他們有一夥人專門鬧事、打架，平常騷包得很，一看到別人穿得拉風，就找別人麻煩。」小明對我說。

「呃，上個禮拜我和我們班的男生在公車上碰到一個才真叫騷包呢！留著長到腰的頭髮，我們班的男生就用口香糖黏她的頭髮。哈哈，我還想用火柴點燃它呢！」寶寶高興的笑起來。

「你還和姊姊在外面租房子嗎？」我問著。小明的父親是進出口貿易商，寶寶的父親在台北一家報館裡任職。

## 「我們渴望自由」

「是啊！我們都住外面，可以和家裡保持一點和平。」小明回答說。這令我想起小傑每次到 April 或其他地方，都瞞著母親出來，然後在外頭換上新潮服飾。

「我們渴望自由，一切有束縛的東西，我們都不喜歡。」寶寶說。

「有沒有你們喜歡的？文學、社會、政治...？」我問。

「我對心理學有興趣，喜歡去觀察人的行為動機、想法，政治我沒興趣。」小明轉頭看著寶寶。

「政治和我們沒有關係，不過... 做為一個公民是應該去關心的對不對？」寶寶說。

「畢竟，我們是社會的一份子。」小明以正經八百的口吻反諷著說，然後，和寶寶小強三個人笑成一團。

小傑氣呼呼地走回來，一坐下就說：

「She is a Whore, You know, Go-Go Girl (她是個婊子，你知道，落翅仔！)」

小傑和珍妮一見面就親暱在一起。



「你知道嗎？昨天我哭了！」小傑說。

「熟識嗎？」

「不熟，她是陪舞的。她說她朋友那裡有，結果打了老半天電話，一顆也沒有找到。」

「別再吃了，已經過量了。」我說。

### 小傑，回家去吧

「Bullshit，你說要和我去找陳姐的，走啊！」小傑拉著我走出Blue「藍色」。入夜後的空氣格外冷清。

「快啊！兩三顆就好嘛，才300塊

錢，算我向你借的好不好？」小傑扭曲著臉，開始暴躁起來。

「我想，只能借你回家的車錢，你不能再吃了。」我堅定地說。小傑瞪了我好一會兒，心理大概在盤算著，才迸出話來：

「好，你還算朋友，給我錢，我坐計程車回去。」

我一邊拿出錢來，一邊說：

「Jakie，你可不能拿去買藥，這是給你坐計程車回天母的，Promise！」我生澀的做出V字形的姿勢。

小傑一句話不吭，搶過我手上的錢，兀自叫了一輛計程車走了。

我一個人沿著騎樓走回家去，入夜後的空氣格外顯得冷冽。我想：明天，林森北路一帶的地下舞廳，會是一樣的喧鬧，七彩的迴旋燈光依樣地流轉，而舞池中的狂熱節奏、瀟灑的煙霧、擁擠的人群和空氣中的酒味和汗臭，也會像今夜一樣繼續下去。為了忘記空虛、苦痛、或創傷、人們依舊在舞廳的旋轉門來來去去。但是，他們什麼也不會得到，除了累積更多的空虛。

「陳姐，拜託啦！」  
Jakie焦急、痛苦地嚷著。

